

中国新锐作家方阵



张海君/总策划

当代青少年小说读本

天上花

T I A N S H A N G H U A

陈 纸◎著

所有的女兵都放在了一起，地上的尘土沾满了血染的长线，从这里，到那里，一百来米的距离，转瞬之间，那是通往天上的轨迹。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新锐作家方阵·当代青少年小说读本 张海君、总策划

天上花

TIAN SHANG HUA

陈纸◎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上花/陈纸著. —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10

(中国新锐作家方阵·当代青少年小说读本)

ISBN 978-7-206-07132-4

I.①天… II.①陈…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2054 号

天上花

著 者:陈 纸

责任编辑:陆 雨 封面设计:晴晨工作室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3 字 数:23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7132-4

版 次: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 000 册 定 价:25.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你那边什么声音	1
纸风筝	16
红棉袄	32
光头理发师	53
看电影	63
特 码	77
刀子杀人	95
门 口	107
爆 炸	121
逝 言	132
后海 2008	141
落木湾的火车	154
桃 色	166
天上花	185



你那边什么声音

A. 有一个播种的出去播种，播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又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干枯了。

——耶稣·《马太福音》或《马可福音》又或《路加福音》

刚上完夜班的我摊开在床上，像一具尸体凝然不动。清幽的无影灯照下来，像一个个柔软飘然的小颗粒浮在我潮湿的身躯上。

我要趁呼呼转动的电风扇把我浑身潮湿的汗臭烘干之后让水冲醒我的神经。

我狠命地搓洗自己，先是头发，特别是伏在两耳上方的那个位置的头发，我几乎是抓扯的，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与耳痒或耳聋有关。

我发觉对接受各种声音越来越迟钝了。朋友在办公桌旁的劝诫，母亲在话筒边的叮嘱，情人在酒吧里的呢喃，还有小区花坛里蝴蝶扇动翅膀的呼啸，当然也有街上车辆疯子一样的聒噪和领导在会议上正人君子一样的废话，我统统听不见了，或者说我听得越来越少了，又或者说我越来越没有感觉了。

我的耳朵失去了辨别和筛选功能，或者说是这个世界里的声音让我失去了功能。

比如我此时，正当我把双手滑向下体，想把自己酣睡已久的欲望搓醒时，一种奇怪的声音弥漫在水气里，我起先以为是自己被水填充的屁股沟放出来的几个连环屁的声音，后来，我感觉不是，我扳开浴室的门，侧耳一听，声音是从卧室里传来的，那种压抑感像只讨厌的蚊子嗡嗡地向我的耳膜撞过来，让我生厌。

我什么都没穿（在家，十二点之后我都这样），像只精瘦的猴子见到了一块游客恶意抛下的食物，小心翼翼地 toward 目标靠近（我不想擦干我自己，所以脚底是沾着水的），我胡乱地翻着堆在沙发上的衣裤，我那部手机终于像一个



委屈的孩子“哇”地放开了喉咙。

手机上显示的是一个似曾相识的号码，但现在我已无暇去细想它的来源，我只想通过我的声音把它的叫声赶回去。

我裸体奔向阳台（我小区所在的家基本上没有信号，手机的信号总是只能像幽灵一样在窗外或阳台徘徊，我为此投诉了不下十次，可对方好像根本不当回事），刚按下“通话键”，对方一个沼泽般的声音一深一浅地传来：刚才…你好棒哦，折腾得我现在都睡不着……

是吗？我本能地抓住下体。

你什么时候还来？我不收钱……

免谈吧，我他妈的不认识你！

按下手机后，我看见阳台前阴郁的树影瞪着一双惊恐万状的眼睛。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害怕我的下体，现在有谁害怕或者在意这个呢。我干脆放下那只手，它便像弹簧一样蹦了出来，此时，它就像一条响尾蛇，狰狞地对峙着阳台外的树影。

回到床上，我的思维异常活跃（我总是这样，好像是为十二点之后的深夜活着），我的耳膜像铜鼓一样嗡嗡作响，我甚至能感觉到我那曾若有若无的耳膜只是在深夜才值班，我听到了隔壁那个奶子大如盘的女人和她的情人压榨床的吱嘎声，我还听到对面楼房好像是第六层抑或第七层又抑或第八层传来稀里哗啦的麻将声，还有隔了几幢楼的楼前露天大排档的划拳猜令声……他妈的这些声音每晚都困扰着我，然而它又比任何时候都流行，都有蛊惑力，我抵抗的声音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这时，我就分外地想念一个女人。因为，如果是在这时，这个叫“雪”的女人往往会把门窗轻轻地掩起来，并且打开空调，让适意的气流填充我的耳膜。她做这些的时候什么也不说，我注视着眼前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感觉就像做梦一般。

与雪的初次交往感觉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平淡无奇。但接下来的日子，她就漫天飞舞，她的每一句话语就像一颗颗白色的粒子扑面而来，让我喘不过气来。再后来，她就伏着，一句话也不说，直至把身下的物体冻僵。

但我还是很怀念她，回想起来认识雪的故事，实在是与许多人的故事都太雷同了，雷同得仿佛就是在喋喋不休地重复一个老掉牙的故事。

但我还是要说。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不善言辞的家伙，领导甚至说我是木头



脑壳，我不知道这是否与我赖尿到九岁有关（书上说尿床的小孩长得都是比较迟钝和愚笨的）。但我来到这座城市偏偏又干了一份记者的差事。当了记者之后我才知道，或许我不适合做记者，记者听别人吹牛、瞎扯或撒谎，然后尽职尽责尽快地记下来，组织成一些所谓长长短短的叫“新闻”的东西，放在报纸上，被领导打成分数、折合成钱数，然后每个月准时去领就完事了。

做记者久了，我就发现没多少被采访者会说真话，他们脸不红心不跳地侃着，记者仿佛受了对方的感染，也是脸不红心不跳地认真地记着，记者成了一个倾听的对象（对，似乎只是倾听，然后记录，但这未尝不对，你想，这世界，有几个人会耐心地坐下来，认真地听对方倾诉呢），有时我只是慢慢腾腾地提出几个问题，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交流？但我马上会看到对方或更加兴奋或更加愤怒或更加痛苦的表情，仿佛要亲我一口或咬我一口又或我咬了他一口，但这些我都是有思想准备的，我不惊喜或畏惧。

但雪的闯入还是让我感到了一丝畏惧。

她是直接打电话到报社来的，她先是骂了我一句“混蛋”，然后又骂了一句“伪君子”，她切菜一样讲述了一大通后我才明白，她是在批判我前一天写的那篇《有“色”声讯台堪忧》的新闻。我捉摸了很久，才把她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归纳为三点内容，一是我瞎写，不真实，至少不全面，怎么能把所有的声讯台都戴上“色”眼镜呢；二是有需求就有市场，谁不想把羞于启齿的问题向陌生人咨询呢，难道你嫖娼得了性病你会问老婆如何治疗、怎么办吗，还不是去问声讯台，现在的人那么寂寞，那么孤单，人与人之间那么冷漠、那么阴险，不向声讯台倾诉向谁倾诉呢；三是，她亮出了声讯台小姐的身份，并且向我提出警告，以后再也不能不了解情况就不负责任地瞎写了，否则她跟我没完。

她的第三点内容我又让我了解到了两点内容，一是她是能说会道的，并且很会与人交流；二是她决不与客人进行有“色”交流。

一想到这，我在她挂下电话前的一刹那，我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且问了她的芳名。

我叫雪。然后她的声音戛然止落，却给我一种余韵未尽的感觉。

我承认，我是爱上了她的滔滔不绝，她的有条不紊，她的真诚大胆，我太崇拜一个这样的女人了！我太需要一个这样的女人了！你想，当万籁寂静，世界闭上那双他妈的臭嘴，我拥着雪睡在温暖柔软的被窝里听着她绵绵不绝的话语，我该是个多么幸福的人啊！



我觉得我会从无知走向明智，我会从封闭走向坦然，这样，我就会从畏惧走向大胆！

我如饥似渴地寻找到了来电显示的那个号码。我如此地渴望与一个陌生女人诉说。我知道，这与我想象中的那个女孩有关，我渴望我的灵魂被对方充满理性和才智的言语狂轰滥炸，直至被掀翻。

果然，我每次，我每次拨通了她的电话，她就昏天暗地跟我聊，有时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倒是我忍耐不住了，就向她：我会不会烦你？

烦我？怎么会呢，反正是你消费。

我听了，感动得想流泪。

接下来的过程我不说你们也会猜得到的。我把她从电话那头成功地叫到我对面聊。酒吧、公园、咖啡馆，甚至连电影院都成了我听她聊的场所。我的耳畔只回响她的声音，我的心灵只为她的声音产生回应；就连偶尔听到的鸟鸣，我也觉得她是在为雪伴奏。

迎面扑来的风消瘦而冰冷，而我的内心却饱满而温暖，我不断地激动地交缠着双手，我耳畔是她不知疲倦的描绘、分析和叙述，就连沿街的雨滴穿过树叶一路打在我们的头顶都浑然不知。

我们的门渐渐闯开，我再也无法逃离她言语的围攻，后来，我明白这感觉就像站在玫瑰园里，看见那么多那么多的玫瑰被那么密的细雨拍打得花枝乱颤，我想，我该把内心埋藏的那份情感向雪倾诉了。

当我把那三个字说出来时，尽管很小声很小声，但我感觉是用平生最大的勇气说出来的。我的耳畔只听到了我自己的那三个字。

是的，我就是通过听她聊天而把她“聊”到床上来的。

直到我与雪在床上大呼小叫地拼命折腾，我还没搞明白，我究竟是爱她那个人，还是她那张嘴，或者都不是，我只是想有一种声音缠绕在耳旁。

当这种声音日益稀落，我的内心便日益窒息，我感觉到了不安定、不安全或不温暖，我的内心充满神秘的忧伤，我有时甚至在雪离开的时候抱起她刚睡过的枕头，并且放在耳边，想听到她临别时留下的语言。

但她到底没有说。她为什么言语越来越少？

我失去工作了，我不知道是哪句话不小心得罪了客人。客人告了我，老板把我炒了。雪说着，早已泣不成声。

此后，雪再也不开口，她只是埋在我怀里哭。

此时，我的世界仿佛只有哭声。



没有了这份工作还可以去找一份嘛，你以前不都是劝导别人吗，现在轮到自己了，怎么就糊涂了？我安慰她。

那些话你也信？我都是说出来耗时间挣钱的，你知道，跟客人聊天一个小时，我就可以得十块钱！雪一边哭着一边捶着我的胸膛。

别再说了别再说了，我轻轻地拍打着雪的头，突然莫名其妙地笑了。

这个夜晚雪睡得分外安静，我能感觉得到她闭着的那双迷惘的眼睛，而我终于熬不住突袭而来的疲惫，竟酣然睡着了。

从此，雪很少说话了，她的长发蓬乱着，像理不清的心绪；她的脸庞因缺少生动的表情而显得有些呆板，她的两片嘴唇因缺少运动苍白着、静止着，只是在胃需要的时候才极不情愿地懒懒地张开。

我陪着雪到处找工作，我磨破了嘴皮向对方说尽雪的好话，但对方大多像在欣赏一部无声电影，怔怔地看着我，然后客气地把我和雪扫地出门。

想不到你跟我不到三个月口才就大有进步了。雪瞟了我一眼，有点似笑非笑地说。

你别讥笑我了，跟你比起来……我的话还没说完，我见雪突然大哭地狂奔起来。

她脚下溅起的水声把我的心都砸碎了。

言语失去了作用。

这种不动声色的生活使我们形如走尸。

我重又陷入了以前的深深的悲哀和痛苦之中。

雪终于在沉默了好多好多天之后，对我说了一句话：你什么都别说，我走了。

然后，就悄无声息的，像一场薄雪，来无影去无踪地消失在天际。

世界一片寂静。

B. 我听见钥匙在门里转动一次，就只一次。我想到那把钥匙，每个人都禁锢在他自己的囚室，想着那把钥匙，每个人心里都确认了自己的囚室。

——艾略特·《荒原》

这几天，我不知道他妈的是怎么过来的。当写完稿子，下了班，我疯子一样地瞎逛，而且一个劲地到处打电话，但大多数人一接电话就是问：是不



是到直通车娱乐城去跳舞？或者去国际大酒店找小姐？又或者说去“仙味味”吃横县鱼生？好像我跟他们联系就是去点燃他们内心炸药包里装的四个字：吃喝嫖赌。

这让我兴味索然，我把每个电话都骂了回去，然后回到住处。

我洗了澡，照例又是什么也不穿，上了床。我总是一边抚摸着我可爱的下体，一边期待着有什么特别的声响。但除了窗户和阳台外的噪音，似乎什么狗屁动静也没有。

我其实真的是有某种期待的。我幻想在某个寂静的夜晚，当我回到住处，又能与雪抱成一团，听她喋喋不休的语言。

但是没有，直到我接到妹妹的电话，从此，妹妹喋喋不休的语言像蜜蜂的嗡叫，占据了我的空间。

哥，我和那王八蛋彻底分手了，现在，不但全宿舍而且全班的同学都笑话我，我真的待不下去了。妹妹在电话那头一边说着一边泼着哭声，把她的话浇得湿淋淋的，使我的眼睛也受了潮。

那你搬过来吧，我是说，搬过来和哥哥住在一起。我心一软，便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出自真心，但我知道，我曾无数次地拒绝妹妹在我这里住宿，这倒不是因为我有那么讨厌她。她是我惟一的妹妹，可以说是我从小抱到大的妹妹。在这座城市里，她是我惟一的亲人，而且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从农村弄到一个卫生学院，让她读了大专。

我拒绝的是她那个长得像鸵鸟一样高瘦的男朋友。

我对妹妹只发过两次火。一次是我托她给母亲寄去了五百块钱，并且叫她去问问母亲收到了没有，她竟然去问那个刚买了一个砖头大手机的、做水泥匠工的堂兄，而且是发手机短信去问的。结果当然是“肉包子打狗”，直到母亲主动打电话过来问，我才知道妹妹是这样做的，我气得把她大骂了一通，意思大概是：你长着一张嘴巴不是用来说话的？你买了一部手机只是用来锻炼手指的？其实也不是骂，但妹妹却哭了。我知道妹妹脸皮薄，受不了委屈，所以过后很后悔，不该惹她伤心。

不想，薄脸皮的妹妹竟然带着一只“鸵鸟”来见我，还说要我住处的钥匙，并且厚颜无耻地说“借来用用”。

我本来是要稀里糊涂地给她，但我侧目看到“鸵鸟”一只瘦爪放在我妹妹浑圆的屁股上，还一脸坏笑地看着我时，我突然醒过来，一把拉过妹妹，把她扯到一个角落，而妹妹并不想任由我摆布，而是努力想挣脱我的手。



我一下子火了，冲口说：我不想被你们搞脏被子！

妹妹一听，“哇”地就哭了起来。

“鸵鸟”像闻到了美味佳肴一样一抖一颤地摇摆过来，我像一只鸡一样迎了上去：以后别找我妹妹！

我不知道妹妹从什么时候起变得如此胆大妄为，但我又不得不佩服她，她其实不比我笨，她接受新鲜事物总是比我快。比如她与“鸵鸟”谈恋爱几乎是与国家颁布“大学生可以恋爱结婚”的规定同步的；再比如，我每打一次电话给她，她的手机接通前总是有一段不同的音乐，“彩信”“彩铃”等新鲜词语都是她告诉我的，也就是在她的讲解下，我才知道有一首他妈的最恶心的歌叫《老鼠爱大米》，还有一个他妈的长得比李春波还寒碜的歌手叫庞龙，尽管后来我唱《两只蝴蝶》比那小子好，但妹妹还是对庞龙泥沙一样的破嗓子崇拜不已。

我想，如果我会对妹发第三次火，那一定与手机有关。我觉得我与妹妹的谈话越来越少了，尽管我俩都有手机，尽管我的单位离妹妹的卫生学院只隔两条街，我觉得妹妹离我越来越远了。

我想，这诚然与“鸵鸟”有一定关联，但不全是，而是因为妹妹懒得打手机了，懒得动嘴了，而是改为发短信。

这让我很不习惯，一是因为我往往不注意接收，二是我又不知道回，三是我只是要听听我可爱妹妹的声音，哪怕她一串笑声或一声呜咽。那种感性而又有质地的声音使我想到故乡的风儿掠过稻草，使我仿佛闻到了童年妹妹偎依在我怀里时的体香……

哥哥，真的，不是我说你，你真的该改改了。妹妹难得有几次与我见面，难得有几次在我主动打手机过去她在手机里跟我讲话，她说这句话好多遍了。

哪怕是这样的责备我的话，我都渴望听到。但妹妹也不愿多说。

妹妹有多久没有和我通话了呢？我记不清了。但这次，她却主动打电话给我，我一激动，心就软了，我竟然答应了她搬过来与我同住！

妹妹提了一只皮箱来到我的两室一厅。我的目光钻过她没有关严的房门缝隙看到她把一张张照片狠狠地撕烂，然后丢进废纸篓里，我想像着一只只“鸵鸟”被妹妹顷刻间畅意地被肢解、被粉碎，我既解气又窝藏着一口气。

我冲进妹妹房中，对她说：“鸵鸟”是怎么欺负你的？要不要哥哥替你报仇？

妹妹把余下的照片放在胸前，白了我一眼：我的事，不用你管。



此后，妹妹还是不肯和我说话。我看到在我住处的妹妹除了偶尔为我洗一两件衣物外，就是拿着手机不停地发短信、看短信。

我也懒得与她搭腔了，我仿佛回到了与雪的最后几天的时间里，我内心的凄凉比与雪的那最后几天来得更厉害。

后来，事情的发展更让我悲哀与懊丧。

妹妹的脸上又泛上了笑容，还开始时不时从她的房中传来磨牙似的笑声。

我仿佛看到“鸵鸟”迈着蹒跚的脚步狰狞地又朝我妹妹得意地走来。

你是不是又和“鸵鸟”和好了？我一把夺过妹妹的手机：哥哥出钱给你买的手机就只拿它来谈恋爱？你打过多少次电话给母亲和我？我妒意大发。

这次妹妹却不恼，她斜了我一眼，却笑着丢过来一句话：哥，你看不了别人的好，你不正常，我建议你去看心理医生。

我没理她，此后一段很长的时间没有理她。我在宿舍一句话也不说，我只是在宿舍写作，或者睡觉。有时，我万分想给母亲打个电话，但想了想，还是没有按完那个熟悉而陌生的号码。

倒是妹妹的话多了起来了（其实也不是很多，只是跟我比起来显得多而已）。

有一天，一身睡衣的妹妹一扭一扭地进了我的房间。

她什么时候也变成一只“鸵鸟”啦，我别过脸去。

哥，我带你去看一个心理医生，是我一个同学的姐姐。妹妹把身子凑过来，我闻到一股香水味，不知是来自她的卷发还是腋窝。

不会是“鸵鸟”的姐姐吧？我没兴趣！我盯着电脑屏上某个网站跳出的一个搔首弄姿的裸女身上。

你说，病人去看心理医生是病人躺着还是心理医生躺着？妹妹的卷发拂到我脸颊上了。

废话，当然是病人躺着。我的眼睛随着裸女的放大也睁得大大的。

这位心理医生不同，她是躺着给病人看病的。妹妹拍了拍我的肩膀：不看病去见识一下也好啊，何况人家说不收你钱，说不定回来还可以写篇新闻挣点工分呢。

电脑显示屏上的裸女倏地跳了一下，就不见了。

我被妹妹带到郊区一个叫大沙田的地方。妹妹的“鸵鸟”早在大沙田广场等我们。

夜幕已合，灯光已开，“鸵鸟”拎了拎他蚌壳似的西装，伸了伸脖子，做



贼似的左右扭了两下头，说：这里的空气不错吧？

是不错，我讥笑着看了看周边游弋着的三三两两的“鸡”，然后拉着妹妹跟“鸵鸟”绕过广场，沿着一个潮湿而又阴暗的小巷走去。

“鸵鸟”在一扇高大的铁门前停住了，他回过头瞟了妹妹一眼，借着路灯暧昧的光线，我捕捉到了“鸵鸟”狡黠的神色。

我恨不得踢他一脚。这时，“鸵鸟”先出脚了，他竹杆似的长腿把门像撑开一块竖立的竹排。

里面全是黑的，但能看到四周的围墙，它们一下子就像浓墨的、巨大的铅块将我们围住了。

“鸵鸟”径直走到一处透着微光的门帘。他把门帘一撩，轻轻地推了一下门。门应声而开。

推开门，一股淡淡的香水味轻轻地推了我一把，接着，这股味道像弹簧一样反弹，把我吸进了房间。

我的目光不知是不是不怀好意，它首先的目标是床。是的，我的目光停在落地窗前的床上，那里卧着一个侧着身子的女孩。我是从她正面对着我的她的脸庞上确定她是“女孩”的。

“鸵鸟”突然几个快步，走到床前，几乎是折断了身躯对女孩说：姐，他们来了。

是林锋先生吧？你好，我叫韦玉。那位叫韦玉的女孩微微地点了头，我看见她笑意荡漾。

你好。我的主体目光对着女孩，但余光还是看到我妹妹早已退到了门后，站在她身旁的“鸵鸟”一只手竹竿一样搁着，另一只手被我妹妹的身挡着，我很想知道它放在我妹身上的哪个部位。

这样，我的神情难免不安起来。

我可以躺着说话吗？女孩仍笑着，但笑里浸满了歉意。

可以的，就躺着好了。我搓着双手。

你好像六神无主。女孩这样说时，笑意更浓，歉意更浓了。

我的心情并没有因此变坏，反而好些了，我马上装着四处找什么东西似的。

给林锋送上凳子啊。女孩一说，“鸵鸟”马上奉了圣旨一样又快又好地照办了。

我抱着凳子连同屁股一起向前挪了挪。我坐近了，可以看清楚她的容貌



了，她是个很清秀的女孩子，而且很颀长，尽管她的下肢不见了，但我从她的上半身可以看得出来，她的腰像一株静卧的白杨树，娇嫩而端庄。她一头流畅的长发静静地流在洁白的床单上，像一幅浓淡相宜的中国画。

我有病，我是来看病的。我是来让你治病的。我双手自然地放在弯曲并拢的两膝上，说。

你没病。真正有病的人都说自己没病，他们都是由父母或朋友被极不情愿地带着来的。女孩的声音很细，像一根春天里刚抽出的柳条拂在我的脸上。

我不说话。

我能感受得到，你内心浓浓的叹息和深深的绝望；我理解你，你的内心是一个空荡荡的巨洞……这时，放在她床头边的一张漆落斑斑的桌子上的电话响了。女孩轻轻地拎起乳白色的话筒，然后轻轻地放下，继续说：这时候你期待谁会出现？带着耀眼的光芒，一副要感动所有人的姿态。谁可以填补那个巨洞，用他强大的感动力，在巨洞的某个角落里形成一个充实饱满的圆球？然后，你说，啊，原来这里，还有那么多的圆球呢。但他们只是占据了一个角落罢了，它们雌雄有别并以各种各样的形状存在着。有的已经死了，有的在慢慢地死去，有些被封存在冰冷的石头中至少有一千年、一万年。巨洞里面很压抑，在黑暗的尽头有一个小小的白点，那是圆球的入口。但是，无论再有多少圆球掉下来——它可以是任何东西——巨洞里还是漫着寂寞的气味，你永远安安静静地痛苦着，一如他没有出现。你认为幸福是一座巨大的摇摇欲坠的墓碑，上面刻着所有人的名字和脸谱，惟独没有自己的。因为，你被一座围墙围住了，你在囚室里大声呼喊：救命啊！求求你救救我吧！然而没有用，有围墙为障碍，你出不去，别人也进不来，或不想进来，于是你只好什么也不做，慢慢地蒸发掉。

我努力地听着。我隔着围墙听着，我听见喋喋不休的语言像带着火药的利箭无比凶狠地向我的城墙射来，它们尖锐无比，密集如毛，它们吃进城墙上每一缕人为的缝隙，我听见城墙的结构吱嘎作响，又摇摇欲坠，我希望它坚强屹立，又希望它彻底倒塌，但我不想做任何辅助动作。

我更加沉默不语。

我早见过你的名字。女孩放慢了语速，仿佛变了一个人，声音里揉进了温情。

是吗？

在市里的晚报上，我几乎天天见到你的名字。



谢谢。

你是悲情的布鲁斯的独唱。

此话怎讲？

从你新闻中像尖刀一样的语言中可以体会得出来。

也说说你吧。我试图转换话题。

我后来常听林琳提到你，她每次说到你的名字时总是充满无限的敬畏。

敬畏？

她敬畏你的世界，但她走不进，她说她试了无数次，她走不进，后来还哭了。

我这才像突然记起，我扭过头，妹妹和“鸵鸟”不知什么时候已退出了屋子。

自从我没有了双腿，我就把语言当作行动。我总告诉别人明日一定会是大晴天。一个人的声音里，多少透露了一个人的性格呢。由于我不能去见每一个人，我判断一个人的凭据，仅仅是依靠声音。而你的声音里，包含着我所喜欢的乐律，我甚至可以听到你在雨中小声地哼着歌呢。

你可以出去啊，比如坐上轮椅……

她顿了很久很久，说：我也走不出这间房子，我不敢面对别人……

你是不敢面对自己。

女孩“嚶嚶”地哭出声来。

C. 你认为他们在说话，好像有理解力；但是倘若你想再追问一下这些字，她们始终是那个老样子，永远是那个意思。一旦写下来，每一段话都会到处滚动，它撞上懂的人，也撞上和它没有关系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它不知道应该对谁说话，不对谁说话。

——苏格拉底

回来的路上，妹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哥，你好受一点了吗？

我没搭理她。我清清喉咙，问陪我们出来的“鸵鸟”：你姐的腿是怎么回事？

那是前年，刚来南宁的姐姐在一家电脑公司打工，有一天，她去为客户送一台电脑，她抱着那台电脑横过马路时，被飞驰而来的出租车撞了个正着……



那一天我就追在姐姐的后面，我是去向她问我的学费的。姐姐倒下后，我看到许多活着的人艳丽地走在街上，在八月的风中，他们是谁，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他们一个也没停下步子，我从来没有像那一刻感觉这个喧嚣的世界竟是这么的冷寂和陌生。

我紧紧地抱着姐姐，我看着她紧紧地闭着眼睛，好像与我越走越远。

我拼命地喊：姐姐！姐姐！你醒醒！你醒醒啊！

姐姐的背上、腿上全是血，连那台银灰色的电脑也倒在血泊之中。

我把嘴再凑近一些，我对着姐姐的耳朵喊：姐姐，你听到了吗？你不能死啊，你不会死的！

我抱着姐姐在人们惊异的目光中狂奔，我听见耳旁呼啸的风声像张牙舞爪的魔鬼，一路追着我哈哈大笑。

后来，姐姐被截肢，但由于脊椎神经受损，她的上半身也几近瘫痪……

路面依旧涂上了一层惨淡的白光，和着汨汨流动的凉风，我的某种情绪在无声地悠然坠落。

但我姐说，我不会让你失学的，她硬是躺在床上啃了几本砖头一样厚的书，取得了“心理咨询师”证书，向工商部门注册了这家“晴天心理咨询服务部”，电信局被我姐感动，免费给了我姐一个热线号码，并且不要分文提成。“鸵鸟”继续讲述着。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你说这么多话，你也可以像你姐去接心理热线。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对“鸵鸟”说这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话。

我姐就是靠拼命地与别人聊天争取服务费，供我上学的。“鸵鸟”顿了顿，然后甩开被我妹紧紧抓住的手，接着说：有一次，我开玩笑对姐说，对方聊一分钟收费八毛钱，你是无本生意。姐姐听后哗哗啦啦地抽着卷筒纸，然后猛地擦眼泪。

你这混蛋，你知道吗，你伤了你姐的心，你玷污了你姐的一片真诚。我说。

什么真诚？她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鸵鸟”说。

我把目光盯住“鸵鸟”时，我看见我妹抓住他的臂弯，暗暗地推了他一下。

“鸵鸟”不理睬，又说：后来，我姐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和我说话，他把我的话都转到客户的身上了，我听姐姐的话越来越长，但我越听越难受。她说的每一句话就像一记记皮鞭，抽打在我身上。没有哪种景象能有这景象更



让我神伤了。那些言语像蓦然游荡的幽灵，徒然在我与她之间无声地消散，我便断定那些是不可找拾、永不回归的东西……那段时间，我沉沦在与林琳的关系中……

我的目光转移到妹妹的身上。妹低下了头。

我看着我姐日益消瘦下去，她的肌肉、她的血液、她肌肤里的水分及她的精神仿佛被电话那如百慕大三角里面的漩涡一样吸附掉了。终于有一天，我走过去为她擦干汗，她一把抱住我，大哭起来。

我这才懂了：我要花更多的时间陪在姐的身边……

那段时间你就想甩掉我妹？我说。

对不起，“鸵鸟”主动拉起我妹的手：后来也是我姐，是她说服我让我再次回到林琳的身边。

“鸵鸟”又恢复了本性，他对我妹一笑，我妹就像磁铁一样粘在了他的身上。

我又坠入了更深的寂寞和孤单之中。我任由脚步把我的躯体沿着潮湿的小巷带去，耳畔，风的声音俨然宇宙的叹息，摇曳着在太空中探戈，那些疯狂划过我身旁的自行车、摩托车喘息着，我不知道他们来自何方，我把他们想象成大陆终端的布道吟唱。

哥，那我俩先走了？妹妹异常低婉的声音像一把锐利的小刀，刮着我的耳膜。

你慢慢逛吧，累了搭车回去。说完，妹妹挽着“鸵鸟”的手加快了步伐，从我身边滑走了。

我逛到了大沙田广场。我突然对那些浓妆艳抹、四处游戈的“鸡们”产生了兴趣。我在那头一站，立即成了一坨大便，无数的苍蝇奔涌而来，一对对被裙子勒得严重变形（小的勒大了，大的勒小了，尖的勒扁了，扁的勒圆了）的乳房像赌场里旋转的钢珠一样让我眼花缭乱。

我拨开她们，径直朝坐在广场中央旗杆下面台阶上的一位姑娘走去。我直接问她：跟我去过夜吗？我给你五百块钱。

那位姑娘在周围一阵尖叫中拎了拎衣角，慢慢地站了起来，抬了抬眼皮，慢慢地挪动了双脚。

我拉着她钻进了一辆出租车。

我们谁也没说话，她站在离我半尺远的地方，我把钥匙狠狠地插进锁孔，使劲地一扭，我听到那把锁兴奋地呻吟了一声，便被打开了。